

喀纳斯谎言2

天坑之咒

喀纳斯湖底的神秘力量，让乌德巴勒市成为死城。时空顺序被打乱，死城惊现至尊牙牌、苍天之眼、古老羊皮卷。760年时空轮回，在历史与未来中穿行，经历蒙古蠕虫、变异植物和惩罚天咒。

西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喀纳斯谎言2

天坑之咒

西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喀纳斯谎言 2: 天坑之咒 / 西门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94-0243-1

I. ①喀…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5356 号

书 名 喀纳斯谎言2: 天坑之咒

作 者 西 门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徐 珊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八思巴文书法、篆刻 雨 鹤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3.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43-1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律顾问: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水幕镜面	001
第 二 章	火焰墙北岸	008
第 三 章	蒙古蠕虫	014
第 四 章	诡异积木	022
第 五 章	虚拟讣告	031
第 六 章	仿真眼睛	039
第 七 章	生死誓言	046
第 八 章	诱捕计划	052
第 九 章	绝命幻影	060
第 十 章	危险荧光	068
第 十 一 章	植物血核	076
第 十 二 章	奇怪礼物	086
第 十 三 章	怪诞绿光	096
第 十 四 章	天坑之谜	108
第 十 五 章	神马雷霆之怒	119

第十六章	独眼白头鹰	130
第十七章	悬空解咒	140
第十八章	兄弟相残	149
第十九章	两件怪事	158
第二十章	站立的云朵	166
第二十一章	桃花马影像	175
第二十二章	谁是奸细	184
第二十三章	人马传说	192
第二十四章	人形雕塑	199
第二十五章	同频共振	206
第二十六章	人马合一	213
第二十七章	弹夹的阴谋	221
第二十八章	石人宫殿	230
第二十九章	傀儡游戏	238
第三十章	死亡约定	245
第三十一章	N 次弱意识	253
第三十二章	数字玄机	261

第三十三章	五颗人头	268
第三十四章	血酒与酥油茶	274
第三十五章	洞房与死亡	281
第三十六章	百花裙下	289
第三十七章	隐形心脏	294
第三十八章	冥想时空	298
第三十九章	右肩上的柔软	303
第四十章	三个脑海漩涡	307
第四十一章	哀兵军团	313
第四十二章	转弯的子弹	319
第四十三章	哈日瑙海	325
第四十四章	与爱重逢	333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天咒	339
第四十六章	郁金香残骸	344
第四十七章	诅咒与救赎	349
第四十八章	鱼的囚徒	354
第四十九章	神马重生	360

第一章 水幕镜面

该死的水幕滔滔不绝，辱骂如芒刺瞳，永远不肯停歇。

我用尽智慧保持冷静，告诉自己这水幕其实就是一条河，只是站立起来而已，它的边界当然是源头和入海口，没必要纠结于毫无意义的困顿。或许水幕中的人就是自己，或许根本不是自己，现在有一个我，正跨于雪豹背上，娜斯塔西娅也在身边，心性没有迷失。

有一种恐惧无法摆脱，感觉身处在源头和入海口之间的某一点上，没有理由地渺小起来，渺小到无法找到内心。

内心也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哪儿？

如果没有内心世界，找不到自己，也无视天地。

水幕缓缓上升，眼神不得不追随着它，毫无反抗之力。等它完全和苍穹融为一体，分不清水色和天色谁更亮丽，对面的我扣动了扳机。

心有灵犀，面对自上而下射来的钢筋，我凛然还击。

在我的预测中，两支钢筋应该在空中某一处相遇，既然对面的也是我，应该谁也不能杀死谁，或者谁都会死。

几秒钟以后的事，根本无法预测。

没有看到两支箭相遇，没有听到声音。准确地说，我的凛然还击完全是在想象中完成的。如果这样说来，对面的我是胜利者，因为抢先扣动了扳机。哦呀，心里一阵绞痛，胸膛应该插上了一支箭，我在惨叫声中摔落马下，失去了知觉。

娜斯塔西娅的呼唤。

声音远而细碎，如同一盘散沙。

无力睁开眼睛，身体浸泡在水中。

漂浮的方式，原来是关于死亡的享受和自由。

现在，我已是河水的一部分，自然分辨不出水幕的位置和方向。耳朵里装满轰鸣的水声，一时无法判断刚才的情景是不是真正发生过。好吧，娜斯塔西娅的拥抱是真实的，她跪着轻轻呼唤她的神虎，只有岸边的石头才能听到。

我疲惫地睁开眼睛，本以为最早看到娜斯塔西娅的喜极而泣，不料却看到了疾坠而下的蓝天白云。这苍穹原来这么小，竟然藏在她的泪水之中，它落到我的嘴唇之上，如同瞬间吸吮了天地的灵气，心挣扎着透明起来，眼神有了力量，逃遁而去的记忆渐渐皈依脑海。

娜斯塔西娅告诉我，水幕真的出现过，就在河的对岸。

娜斯塔西娅告诉我，水幕并未上升过，那是我的幻觉。

“我们在哪个时空里留下过自己？”我慌乱地问。

“对面只是镜像而已，水幕出现时光滑得像一面镜子，你所看到的是镜子里的我们。”娜斯塔西娅轻声说。

“不，他射出一支箭，我被迫还击。”我说。

无法相信娜斯塔西娅的话，希望拿出有力的证据，而她显然不知道如何让我信服，默默拿过我的小山鹰，有支箭就在弦上。

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这是无比重要的细节。

我的确想过还击，也的确把钢箭安放在小山鹰上，但是没有发射。心里陡然而来的绞痛，误认为已被另一个我击中，我在强烈的暗示中昏迷过去。

“我的神虎，如果射这支箭，可能会回到2021年。”

“把水幕射穿？”

“再回到这里，说不定会是早些时候，你的安答还没有死，我们不会单独行动，灾难不会发生。”

“能重新来过吗？”

说到四位安答的死，绞痛再一次袭来。

我想沉默，又怕被沉默的恐惧降服，这就是无助。

“我也想过射穿水幕。”

“肯定有好理由。”

“你倒在河里，我不能保证把你带走，选择放弃。”

“失不再来，没有机会了。”

“回去找五哥，慢慢商量对策。”

娜斯塔西娅的安排无比正确，除了这些我还能做什么呢？骑在马上，甚至不敢放任雪豹狂奔，只是试探着让它小跑，等到确认身体恢复过来，胸腔的痛感基本消失，才大声吆喝着雪豹向前冲去。

河水越来越远，我想回头再看它一眼，猛地勒住了雪豹。

娜斯塔西娅疑惑地看着我，我从她眼神之中意识到什么，原来我的驻足绝不是回头看一眼河水这么简单。

“亲爱的，我们被骗了。”我笃定地说。

“可恶的人是谁？”娜斯塔西娅问。

“娜斯塔西娅和吉美洛迫。”我正色地说。

“水幕存在过，消失了。”

娜斯塔西娅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拨转马头面向远处的河流，她几乎同时做了这个动作，放眼望去，河水已是一线蜿蜒的白色光影。

“两次天降陨石，可曾亲眼见到转世神马遇难？”我问。

“哦呀。”娜斯塔西娅如梦方醒。

“也许根本没有死，只是你我心理作祟。”

“始作俑者是吉达。”

“我们没有明辨是非，之前只想转世神马是否还活着，事实上，绝不是一匹马的生死问题，是一个生灵、一个圣物在蒙古人心中神的存在。当人们在草原上看到它的身影，心会因此而安详，睡眠会因此而深沉，会活得很有意义。”

“作为蒙古人，你的理解更加深邃。”

“不，我只是想说……它不应该那么轻易去死，而此刻完全没有能力验证，这是最大的遗憾。”

这样的对话带着一丝丝侥幸和安慰，或者说在麻醉自己。

回去找五哥的路上，我突然害怕起来，没有勇气回到那个白骨累累的广场，甚至担心连那些白骨都消失不见，同时消失的还有乞丐一样的五哥。如果不幸被猜中，我和娜斯塔西娅将尴尬地搁浅在1260年，还有留下来的理由吗？

什么是来的初衷？

什么是留下的理由？

曾经出现过的人都已不在，草原都是悲伤的。

我们和叶片、花朵一起难过吗？

哦呀，距离广场还有很远，听到了五哥疯狂的叫声。

谢天谢地，没有出现我脑海中罪恶的一幕。

五哥疯狂跑来，兄弟再次相见，我下马和他紧紧抱在一起。五哥像孩子一样哭了，他说自从我和娜斯塔西娅走后，很怕再次被抛弃，一直琢磨接下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回来，就一起找到忽必烈汗的大军，然后卷土重来，为四位哥哥报仇。

来时的路上已有安排，只是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在既定的计划中，我和娜斯塔西娅会将五哥护送到忽必烈汗的大营，然后再去河边回到2021年。我和娜斯塔西娅都坚信能够回到之前的时光，让四位安答复活，找到并营救出转世神马，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娜斯塔西娅眼神里的悲悯，足以让枯萎的花朵重开。她也不愿意看到五哥失望的样子，可这个计划是唯一能让四位安答复活的办法，五哥能想通吗？这也许不是想通的问题，如果能让四位哥哥活着，他肯定什么都愿意去做。

我艰难地把计划说出来，五哥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他拒绝去找忽必烈的大军，也没有乞求把他带到2021年。五哥很平静，没有任何纠结，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话，我和娜斯塔西娅潜然泪下。

“你们的家在河水那边，我留下来为四位哥哥守陵。”

长生天啊，我险些丧失了回到2021年的勇气！

五哥说完这句话，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当他再次开口，彻底颠覆了之前我对安答们的所有印象，我的想象和他们真正的友谊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除了大哥是真正的牧马人，二哥给王爷护身，三哥是铁匠，四哥是皮匠，五哥是银匠。没有结拜之前，安答们只是生活在各个地方的落魄浪子，某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他们追寻着同一只三脚狼的踪迹，不期而遇地聚集在了一起。

饿极了的人比狼凶残，还没见到三脚狼就已大打出手，当四哥手里的丈八皮鞭抽到五哥脸上的时候，那道长长的血印让他们清醒过来。如果真是狼，见血之后必

定疯狂，可他们还有人性，为了证明自己和狼的区别，他们合力将三脚狼捉住，围在一起分而食之。

夜晚实在太冷，当嘴边的血迹已然凝结成冰，他们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情：同吃一只狼只是开始，接下来还要利用彼此的体温活下来，至少要熬过这个寒夜。他们无声地拥抱在一起，但这只是片刻，因为发觉拥抱根本感觉不到温暖，必须奔跑起来，让自己的身体发热。五个陌生人相互鼓励着漫无目的地奔跑，就这样走走停停，当东面的天光亮起来的时候，早已成了五个被冰雪封住的人。

那时候，除了喷出来的热气，头发和眉毛都和冰雪凝在一起。脚下是没膝的积雪，手臂只能空张着，厚厚的冰雪铠甲让它们不能挥动，也不能自行把这些铠甲从身上脱去。他们开始向后退，随即心有灵犀地向对方撞去。一次次的撞击，一片片冰雪铠甲碎裂，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撞击当中，他们懂得了彼此的重要。长久不能弯曲的膝盖跪下来，灰蒙蒙的天光之下，他们对着长生天发誓，此生不离不弃。

哦呀，五哥的讲述让我明白一件事情，翎根甲的确出自三哥之手，战靴则是四哥的手艺，而玄柄银鞘的鹰翅刀则是五哥的贡献。四哥和五哥从没有提起过，也没有认领功劳，我一直单独感激着三哥。

鹰翅刀太美，舍不得用，总是裹在羊皮里。

我解开羊皮拿出刀来，向着五哥捧高一尺。

五哥含泪颌首微笑，验证了我的猜断。

长生天啊，我和安答们超越时空的相聚，定是你的安排。

长生天啊，尽管四位安答已经死去，交情才刚刚开始。

我的好安答，你们并不知道，我也有着近乎同样的经历，这种经历刻骨铭心，相互依赖的情感永生不能抛却。哦呀，给予我这种情感的那个人和我同岁，在我临死之前，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任何人不会知道他的名字，我不会透露一丝信息。

娜斯塔西娅突然拉住我的手，思绪戛然而止，这时才发现，五哥一直说着什么，不知道被我忽略掉了什么内容。现在，五哥的讲述充满了喜悦，他说他们一起找到忽必烈的大军，忽必烈有个偏爱，非常喜欢手艺人，他们留了下来，留在了忽必烈身边。

以为五哥会把话题留在开心处，眼圈再次红了，也纠正了我认识上的一个错误。五哥欺骗了忽必烈汗才回到这里，守候的时间不是我所认为的两个多月，只有短短三天。大营在迷雾中受偷袭的时候，大哥让他保护忽必烈转移，他很想和四位

哥哥一起战斗，又不得不执行命令。当他和撤离的人们安顿下来，不放心四位哥哥的安危，决定来这里寻找。他担心被卫兵发现，也怕被忽必烈阻拦，没有骑马而行，悄悄溜出大营，仅凭两条腿走十几天，看到了这里的惨状。

明白了五哥不回大营的原因，因为欺骗无法面对忽必烈汗。

明白了五哥不去2021年的初衷，他将接着结拜时的承诺，永远守在这里，直到生命的终结。

在安答们当中，五哥最为文静，然而情感的风雷丝毫不比别人羸弱，这足以鼓荡起我内心的暴风骤雨，以至于我的声音颤抖到含混不清。

“五哥，你可以留下，但必须等我回来……”

“五哥，走之前，请允许我和你一起把四位安答安葬……”

也许五哥并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计划，甚至不敢想象四位哥哥还能复活，尽管这是他希望看到的。不管怎样，我坚信计划是正确的，如果还有让我赎罪的机会，我将不惜一切代价，重回两个半月以前。

按照蒙古人的习俗，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将会埋葬在土里，然后万马踏平，谁也不会找到任何痕迹。多少年之后，甚至埋葬他们的人，也有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一万匹马，加在一起总共八十三匹。

如果心中有风暴，就能听到雷霆般的响动。

八十三匹马早就恢复了体能，它们的嘶鸣具备穿透力。

在雪豹和阿黛尔的引领下，马群逆时针在广场上狂奔。

小白马高娃跑在队伍最后面，头马快要再次将它超越。

这是时间指针的反方向，并非真的轮回。

这是在追溯他们的生命，并非我的初衷。

五哥没有上马，呆立在广场中央放声大哭。

哦呀，雪豹每踏出一步，我就更坚信了让他们复活的决心，我感觉雪豹和阿黛尔没有踏在大地上，而是奔驰在一个封闭的时空轮当中。若是真能时光倒流该有多好，当雪豹和阿黛尔狂奔到疲惫的时候，我们翻身下马，四位安答就活生生地和五哥站在一起。他们不知道我和娜斯塔西娅在做什么，只是朝我们傻笑，然后向彼此奔跑着拥抱在一起，就像他们当初撞碎冰雪铠甲一样，不管谁把谁撞倒在地，定会有开怀的大笑，响彻云霄。

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没有告别，因为我深信很快又会在一起。当我吆喝着雪豹向西北方向冲去的时候，听到了五哥的呼喊，还有小白马的叫声。

我并未勒马，雪豹最先改变了方向。

娜斯塔西娅并未调头，阿黛尔跟从了雪豹。

也许需要告别，我下马走向五哥，雪豹向小白马走去。

小白马迎着雪豹跑过来，它们两个居然耳鬓厮磨。

哦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让阿黛尔情何以堪？

我以为五哥的脸上会是诀别的悲壮，没想到只是一团疑惑。

“带我走。”五哥的话很简短，语气极为坚决。

“欣喜若狂。”我大声说。

“六弟，你的计划也许是对的，毕竟我们五个人去过河水那边。之所以刚才没有决定跟你走，只是有件事弄不明白，你希望再回来能回到更久以前，那时候四位哥哥还没有死，是这样吗？”五哥皱着眉说。

“当然。”我安慰着他，眼神里充满着自信。

“如果他们活着，肯定和我在一起。我现在跟你去河水那边，再回来的时候，会有两个我，哪个是真的？”五哥眼中充满了困惑。

哦呀，我被五哥的疑惑打败，脸上万紫千红。

第二章 火焰墙北岸

告别了深埋四位安答的广场，一路向西北扑去。

我们告别的是死去的兄弟，雪豹告别的则是刚刚结识的小白马高娃。雪豹的脚步从来没有如此犹豫，尽管它在奔跑，缺少往日强劲的节奏。

告别总是难舍，尤其对逝者说再见，已是未知的来世。

刚刚遇到尴尬，完全没有意料，五哥作为古人，竟然想到如此复杂难解的问题。如果疑问成立，不同时空里同时出现两个希日巴日，或者同一时空里出现两个希日巴日，我们如何面对？

我曾把五哥的问题说给娜斯塔西娅，她旷久沉默。

“我的神虎，这个问题交给你的长生天。”

这是娜斯塔西娅沉默之后，淡定地给我的回答。

“回来才有答案。”

这是我给五哥的答复，语气非常肯定，心里完全没底。

我希望当这个问题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或者真的出现两个五哥的时候，如同刚遇到的情景一样，我以为另一个我是真的，其实是镜子里的影像。

眼前再也没有迷雾，放眼看到视线的极限。

在一路狂奔之中，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

是否能顺利回到2021年是个未知数，会出现几个五哥也是未知数。这两个棘手的问题还未解决，突然看到了前面两公里外的那片金莲花。这曾是一片橙红的世

界，如今美颜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黑脏枯萎的残枝败叶。应该是女巫毛伊罕那场黑雾造成的，这个从来不敢以真实面目示人的女巫，这个从来不会说话的女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还会给我们制造多少危险和麻烦？

好吧，等老子回来，必有一场决斗！

为了取得胜利，我已提前做好准备，收缴来的弓箭埋在地下，除了五哥选中的黄骠马，八十四马都放逐到了辽阔的草原上，给予它们自由。头马嘎利是个狠角色，不会轻易放弃权力，它会带着属下找到一块丰饶的草场，或者找到一处好人家。

刚刚离开的时候，小白马高娃没有随着嘎利走，也没有跟来，只是静静站在广场上。我想，它肯定失去了信心，一匹马失去了信心，意味着失去方向，失去了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单纯而漂亮的生灵，宛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子，总是让人爱慕和疼怜。

好吧，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

可是，怎么保证一定能见到它呢？

只是向前狂奔，时空墙在哪里？

人一旦失去方向，坐骑就是无头苍蝇。

听到了恶意的马蹄声，从后面分三路呈扇形而来，不用看也能知道，这是阿里布哥的人马。听到了愤怒的命令，不用看也能知道，那是仇人吉达。来得真是时候，如果避开作战，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因为找到和穿过时空墙，比赢得一场局部的战斗重要。

按照计算，以雪豹和阿黛尔的速度，三路人马没有追上之前，绝对能够到达河边。现在的问题是五哥的坐骑拖了后腿，这就意味着一场恶战难以避免。

必须依靠小山鹰的超远射程，减缓敌人的速度。

这是有绝对把握的，敌人使用曼古歹战术也枉然。

“玩个游戏吧！”我拿出小山鹰向娜斯塔西娅大喊。

“确定是多米诺？”娜斯塔西娅快活地回应。

我想象的就是多米诺骨牌，娜斯塔西娅的质疑让我汗颜。

没错，我把游戏的方向和效果搞反了。

两只小山鹰分左右怒射，追兵前边的马被射倒，后面完全没有防备，一匹匹战马冲撞着摔倒在草地上，速度延缓下来。

“河边等我。”我向五哥大喊。

五哥想加入战斗发现没有弓箭，用眼神愤怒地射向敌人。

哦呀，眼睛比小山鹰厉害，而且射击准度极高。

娜斯塔西娅听到喊声，立刻领会了我的用意。我们同时拨转马头，迎对正面冲过来的马群。两只小山鹰像呕吐一般狂泻，前排顿时人仰马翻。现在，我和娜斯塔西娅只能用这种方式，让五哥提前接近那条河，然后再凭雪豹和阿黛尔的速度撇开敌人。

五哥终于明白了我的用意，打马向右前方冲去。

敌人的三路人马没有被狙击吓退，险情比预想的早了很多。他们从三个方向前赴后继，奋力发射弓箭，最近的箭已距离雪豹不足五米。

拖延半秒钟，我和娜斯塔西娅都将成为刺猬。

“扯乎。”

我大叫一声，雪豹和阿黛尔以极快的速度转身。本当逃离而去，两匹马却没有挪动脚步，两条缰绳紧紧攥在我和娜斯塔西娅手里。

长生天啊！五哥还没有跑出二百米。

下一秒的危险永远不会预料，本来要做的是追上五哥，可惜我和娜斯塔西娅的想法过于一致，都想让对方冲在前面，把危险留给自己。就是这样一个闪念，谁也没有向前跑，原地不动等着三路人马包围上来。

多延迟一秒，五哥的坐骑就能多跑出几米。

早已在敌箭的射程之内，我不禁回头看了一眼五哥。

哦呀，只是这一眼，拯救了二人二马的性命。

在五哥驰去的方向以远，蜿蜒的河流中，现出一道白色的影子，周围有二十几个黑点簇拥。大脑骤然雨雪冰雹俱下，绝不怀疑眼睛出现幻觉，白色的影子是转世神马，周围的二十几个黑点，定是监视和保护它的士兵。

果然被我猜中，没亲眼见到的绝不是事实。

转世神马不是被天降陨石砸死了吗？

至少吉达这样说过，我曾为此深深痛悔。

女巫毛伊罕，甚至是阿里布哥，他们用偷梁换柱的伎俩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不明真相的人，这可耻的谎言到底有什么用意？

如果不是阿里布哥曾有过人马俱获的命令，我和娜斯塔西娅以及胯下的战马，早已成了刺猬。可是，自从看到转世神马那一刻起，我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仿佛瞬间被清洗了一遍，这样的效果促使我心无旁骛，抛下娜斯塔西娅，调头向转世神马

狂奔而去。

娜斯塔西娅没有追来，这是她一直盼望的情形。她希望能把危险拦住，也把自己和阿黛尔完全当成了一个双节陀螺，或者是发射钢箭的机器。她的身体带动阿黛尔快速旋转，直到把最后一支箭射出去，大喝着向我追来。

雪豹很快超过五哥，阿黛尔留在了他的后面。

五哥早看到了转世神马，用力甩着皮鞭催马。五哥并不知道转世神马死于陨石的谣言，但清楚它曾被女巫毛伊罕用手段盗走，也经历了勇士们情绪低落和愤怒的全过程，突然见到它定然不会放过。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

五哥的坐骑速度越快，后面的娜斯塔西娅就少一分危险。

河流近在眼前，转世神马立在水中。

三匹马不假思索地跳了下去，视线瞬间被水花阻挡。

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三路人马，而是这条蜿蜒的河流。三匹马没有沿着河流逆水而上，而是顺着一条直线在蜿蜒中斜插进去，有时是河水，有时是草地，有时是泥泞。地形延缓着速度，完全不顾我的急不可待，当雪豹刚踏上最后一条弯道，转世神马已被守护兵轰赶着离开。

哦呀，本应早就想到，偏偏忽略了这一点。

“赶紧走。”五哥慌乱地大叫。

这是一句废话，根本走不了。

我们被阻隔在河流弯道北面，三匹马的膝盖以下被泥泞包裹。后面几千匹战马排山倒海般冲过来，占据着东、西、南三个方向，唯一能逃出的方向就是北面。

就算三匹马能蹚过足有一千五百平方米的泥泞，体力也已耗尽，更悲哀的是泥泞以北三百米处，横亘着一道蓝色山脉，马不可能攀越上去。当然，若想逃生不是没有办法，舍马攀山而过，但我不会这样做，宁肯和雪豹死在一起，也不抛下它独自逃生。

敌阵闪开一条道路，女巫毛伊罕策马向前。

毛伊罕骑着漂亮的白马，白马白袍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格外显眼。娜斯塔西娅曾经四箭连发射死了她的坐骑，竟然很快找到了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比之前的还要威风。